

今夏,北戴河的“创作之家”,切实有了“家”的氛围。而且是个“三世同堂”的大家,上有三位 80 岁以上的老人,下有四个三四年级的小孩子。营造“家”的气氛,“四小”功不可没,不管是“创作时间”还是休息时间,他们满院子疯跑,高兴了喊叫,磕着碰着哭闹。到开饭时四个孩子是餐厅的重点,这个要吃这个,那个不吃那个,亲的爷爷奶奶宠着,出于客气叔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们让着,哄着,小伙伴们便益发地跳鼻子上脸。其中就有我的三岁零三个月大的小孙子,再加上几个已经上学的孩子,这个“家”就算成龙配套了。但我写此文真正想说的还是“三老”。

一老邓友梅,已经八十有三,留着小胡子,拄着轻拐杖,有时神情专注于某一事物会忘了拐杖,健步如飞。为人一如既往的随和风趣,他的房间是孩子门最爱去的地方,还因为他养了一只虎皮鹦鹉。此鸟极有灵性,常常会飞出笼子,在友梅老的头顶和肩头跳上跳下,主人若不管理它,便拉上一泡屎,这时老头想不起来活动活动,想不跟它说话也不行了。每到吃饭时,鹦鹉就落在友梅的右手上,如果他迟迟不动筷子,鹦鹉就不耐烦地一遍遍催促,当他伸筷子夹起鹦鹉喜欢吃的东西,鸟儿就轻快地探头伸嘴啄上一点,若看到他夹起的东西不是自己喜欢吃的,就将头别向一边。而且只吃主人的筷子夹起的东西,自己绝不向饭碗或菜盘子下嘴。这只灵鸟给友梅老带来无尽的乐趣,也让创作之家的人感到神奇。

二老王蒙,虚岁八十,身着短袖衫,胳膊曲张之间肱二头肌还相当可观。

故此他的孙子称他为“肌肉男”。因为除“三老”之外的其他作家,每隔一天都会参加外出游览活动,王蒙老或许就成了“创作之家”里最勤奋、创作力最旺盛的人了。他每天除去下海游泳(偶尔也打乒乓球)、饭后散步,其他时间基本就用于写作。有一天在院子里看到我,说要送给我孙子一盒蓝莓,放在二楼餐厅的冰箱里,说着转身就要上楼。北戴河的房子高,二楼差不多等于大城市里的三、四楼,我要代他去取。他笑着说冰箱里的东西很多,你别给一锅端了。我只好跟在他身后噤噤溜溜小跑股上了楼,取出蓝莓又噤噤踱走下来,真是好腿脚!我曾劝他减少运动量,游泳从每天千米降为八百,甚至六百,看来是我低估了老头的体能。他将蓝莓交给我时又逗了一句,这就算你当年那一盘橄榄了! 30 多年前,他公力到津,突然来家看我,我刚从福建回来,带了一包蜜制橄榄尚未开封,便打开放在盘子里端给他,当时在我家那就是稀罕的零食了,老婆孩子还都没有尝过。他大概也是饿了,毫不客气地一个接一个地大嚼起来,看他如此屠戮美食,我心疼地不得不提醒他,这是橄榄,您怎么当窝头吃啊?他哈哈大笑说,你终于不再装实在了! 自此只要我们见面,他常拿这件事取笑我,用沧州话说就叫“怯眼人”。为此崔瑞芳大嫂在世时曾调侃说,你们这两个老沧州,一见面就说相声。

三老柳萌,年岁比王蒙略小一点点,面色白皙洁净,没有一丝老年斑,此为内里干净的象征。正可谓“愣愣有福也”。他在文坛上以心直敢言、乐于助人著称,功利时代多曲人,直人就显得难能可贵,因此他气场阔大,交友三千,或可当得起“无冕之王”四个字。我有一心愿,也只有他兴许能帮助实现。在北戴河还是个渔村的时候,沙的北面有一大片沙漠,1954 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整治这片沙漠,开始植树造林……如今远看是一片茂密的林海,成了数百种鸟类迁徙必经的生态廊道,因此被评为国家著名的湿地公园。我对此处心向往之久矣,每到北戴河都想走进去看看,但终不得其门而入。按理说这儿远离北戴河作为“夏都”的“核心区”,唯一可进的大门却永远紧闭,警卫森严。但萌老一个电话,第二天上午湿地公园就派来两辆小面包车,凡是想去的作家们都跟着他上了车。进入森林后必须弃车,我们随即陷入一座林木森然、繁阴浓重的绿色迷宫,森林连着渤海,浩渺而散漫的新河在林区穿过,成就了森林中的湿地。满眼红枫绿柳,野草幽花,鸟语蝉鸣,清风飒飒……比想象的更美、更妙。我之所以能得偿所愿,全赖这个湿地公园的负责人是萌老的小朋友,于是此公在我眼里越发像这片森林一样神秘莫测,他一介文人怎会在文坛外的诸多行业都交下这么多铁杆朋友?莫非跟他一生坎坷,1957 年被打入另册,贬到社会最底层有关?几年前我就有个题目未做:《柳萌之魅》。这次可借在北戴河聊天方便完成它。

如此看来,“创作之家”确乎名副其实,老少咸宜,又卧虎藏龙。

2007 年 6 月,作为上海第五批援藏干部,组织上安排我担任西藏萨迦县委书记,2010 年 6 月结束后留任,担任亚东县委书记。这六年,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,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。

西藏本身自然灾害就多,无灾不成年,我在西藏这六年也是碰巧了,几乎什么灾害都遇到了。用我妻子的话来概述,就像唐僧取经一样,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,地震、水灾、雪灾、泥石流等等,都遇到了。

2011 年 9 月 18 日,中国和印度边界发生了 6.6 级地震,亚东距离震中很近,影响很大,80% 的房屋倒塌,七人遇难。因为地震的破坏性太强,亚东县是被整体破坏,大家世世代代的家园顷刻毁于一旦。后来,有朋友问我当时害不害怕,乱不乱。其实,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空去想其他的事情,一心只想怎么救灾,所有的其他感觉仿佛都消失了。每天就是想怎么救灾,怎么转移群众,怎么避免发生更大的灾害。当时,有上海方面的记者打电话问我,了解情况之后问援藏干部当时在哪里,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:“现在没有援藏干部,全部是救灾干部,他们都在一线救灾。”记者又问:“你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么?”我说:“不能。现

在也没有人想自己的安全,都在想着群众的安全。”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,说这个话,感觉好像调子很高,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,完全是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的。

有些事情现在回忆起来,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地震当晚,滑坡、滚石、泥石流把县城通向外部的通道冲断了,地委书记丹增朗杰亲自指挥,连夜抢通。凌晨 5 点左右(相当于上海凌晨 2 点),距离县城 20 公里,在山顶上的岗古村因道路中断,仍未联系上。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大雨、悬崖峭壁、泥石流、高压线被冲倒在地上横拉竖扯,可谓险象环生,但是我们的救援队硬是步行了五个小时过去救援,连夜把道路抢通。第二天过去看的时候,实施救援的同志自己都觉得无法想象。

为了转移安置群众,我连续三天都没有睡觉。不敢睡,因为我是总指挥,地震后所有的工作都争分夺秒,可能你睡一分钟就会发生很多事情。看我不睡觉,大家都很担心,有的人会过来放个点心、放个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美国《少年时代》是一部关于时间的电影,从 2002 年夏天开始,聚焦 6 岁孩子梅森,每年拍摄几天,一直到 2013 年,此时,孩子已长成 18 岁大小伙了。时间静悄悄地流动,又一帧一帧地定格;人生平平淡淡地展开,转眼间,绚烂之花已然开放。真是了不起的创意。

此片导演理查德·林克莱特向来是描绘时间的高手。分别摄制于 1995 年、2004 年和 2013 年的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《爱在日落黄昏时》和《爱在午夜降临前》三部曲,同一对男女主角,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从 20 多岁到 30 多岁到 40 多岁的演变过程,看到了时光载着他们从青春流向中年的印迹。林克莱特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,否则,他不可能这么有耐心,在《少年时代》里,用 12 年的时间,去打磨人生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这一段美丽而忧伤、敏感而重要的时光。

不知道林克莱特是不是从英国纪录片《人生七年》受到启发,从 1964 年开始,纪录片编导采访一群 7 岁的孩子,问他们将来准备做什么,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然后,每隔 7 年,采访同一批人,看看他们有什么变化。迄今已拍了 8 部,也就是说当年那批小孩,现在已经 56 岁了。著名影评人罗杰·伊伯特在评述这部纪录片时说:“我一次又一次说那样的感情,对于时光流逝的敬畏之情。”如果说看《人生七年》系列片,让我们产生人生从晨曦迈向黄昏的沧桑感,那么看《少年时代》,让我们回望过去,回望那青草地、苹果树、葡萄园;回望那草地上的脚印、果实上的太阳、藤蔓上的露珠;回望成长、感伤、叛逆、曲折……

同一班人马,每年坚持不懈,整整 12 年,成就了这部别出心裁的电影。6 岁的梅森,还是这么稚嫩,还要依偎在妈妈的怀里,还要听妈妈讲睡前故事,脑子里还是想象的童话世界:“黄蜂从哪里来?只要快速往空中弹水珠,水珠就变成了黄蜂。”渐渐地,他转学、搬家、看父母离婚、和同学相处、听老师教诲、打工、初恋、分手、高中毕业、上大学……稚气的脸上,长出细密的胡须、青春痘;矮小的身躯,变得粗壮、高大……这部电影,怎么看,都像过了青春年少的人对往事的一次检视,或者说,踏进中老年门槛的父母对自己儿女成长老照片的一次回看。再瞧瞧电影中梅森的父母,窈窕的变臃肿了,青春的变苍老了,皱纹、白发……岁月怎么能如此无情?妈妈在送别梅森的少年时代后,忽然之间伤心痛哭:“今天是我人生最糟糕的一天。你知道我意识到了什么吗?我的人生就要过去了,结婚、生子、离婚,送你上大学,接下来是什么?是我的葬礼。”妈妈太悲观了,可妈妈说的这一句话却意味深长:“我只是以为我会有更多。”每个人都以为人生如此漫长,路边会有很多美丽的风景,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,会有很多美妙的果实,我们可以慢慢观看、慢慢欣赏、慢慢享受,我们会得到很多很多……谁能想到,转瞬之间,岁月就变老了,人生就逝去了。

梅森上了大学,和女同学一起爬山,山风霞光里,两人聊着天。女同学说:“大家一直这么说:‘把握时间。’我在想,恰恰相反,就像……时间把握了我们。”梅森说:“是的,我知道,它是恒定的,时间,它就是……就像它一直是现在。懂吗?”懂的世界是现实的存在。“过去”是当时的“现在”,“未来”是将来的“现在”,只要我们身处现在的状态,享受现在的瞬间,不管岁月悠悠,时光匆匆,一切都会变得更充实、更美妙、更有意义。

盒饭什么的。后来有人说:“书记记你喝点水。”我拿杯子喝水,发现有点不对,怎么这水甜甜的,以为自己味觉出了问题。一问,原来是检察长安静着我几天没休息,自己悄悄地去药房买了葡萄糖口服液,放在了我的杯子里。

灾情基本稳定之后,我每天晚上去安置点看受灾群众。到了冬天,我又去了解情况,很多群众说不冷,但也有干部说,“书记你来的时候是凌晨一二点钟,不冷,但是到五六点钟的时候非常冷。”于是我就提出去老百姓的帐篷里住一晚,自己去感受一下。一天晚上,我到了海拔 4000 多米、条件比较差的康布乡安置点。我的条件算比较好的,点着炉子,盖的被子也多,就是这样到了凌晨 5 点左右的时候,还是觉得冷,盖了三层被子都觉得冷。风很大,如果帐篷没扎紧,就能把帐篷吹走了。后来我们就马上改善了安置点的住宿条件,像这些事情如果不深入到群众中间,是无法体会了解的。

在西藏的六年,我收获了很多。如果有机会还能能为西藏同胞做点事情,我一定会尽己所能。

明起刊一组《人援藏二十年 大代表履职录》。

作家的写作,客观地存在着一个“心灵的故乡”和“精神的发源地”的问题,能不能找到,影响着他的写作气象和最终的成就格局。

屠格涅夫一生穿行于欧陆和俄罗斯之间,但他只有在俄罗斯的土地上,才能心窍大开,才能写得更好。而且要有美妇,能够调情;要有美酒,能够陶醉——使男人的情调得到满足,然后“读读果戈理,在庄园里的草原上散散步”,就下笔如泉涌。

尼采也不停地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,最后,在意大利和瑞士的交界处找到了。那个地方叫西尔斯——玛丽亚,有一座二层小楼,背靠山崖,前面是水流湍急的蓝色河水。他站在二楼一个房间的窗口,往外一望,立刻感到这是“大地最可爱的一隅”,在写给塞利茨的信中,他说:“我从未有过如此的宁静,我可怜生存的五十个条件在这里全部得到满足。我将这一发现视为出乎预料也不应享有的礼物。”他在给格罗夫的信中又说:“我再次感到,惟有此地才是我真正的故乡和发源地。”于是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在这里安居,迎来了他的写作高峰,完成了包

布拉克,查理大桥上的卖艺人

(素描)

苏向宁

爱扣秤的吴施主

释戒嗔

那之后,戒嗔又光顾了吴施主的商铺几次,结果和之前一样,买的东西不再缺斤少两了。

有一次,戒嗔去菜市的时候,无意间瞥见了市场中的一个公用电子秤。戒嗔忽然想到这个电子秤放在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,镇里工商所专门负责管理菜市场的施主还和戒嗔说过此事。

当时,那位施主说:“因为经常有人向我们反映有些商家喜欢扣秤,后来,我们便在市场放置了一个公用的电子秤。自那以后,市场中卖东西的人就很少扣秤了,因为买东西的人很快发现他们买的东西缺斤少两了。”

戒嗔忽然明白了,吴施主不再扣秤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心中有愧,而是因为那个电子秤的出现。

其实好的行为与不好的行为之间,相差的未必是一个人的品行。在适度的监管下,不好的也可能变成好的。

夜光杯

读碟

不怪集

夜光杯